

第九卷 王琰

引

煙水散人曰：予聞女無美惡，入宮見妒。嘗讀漢史至戚夫人、班婕妤之事，每為之掩卷三歎。彼呂雉之惡，固不足論。至若飛燕姊姊，猶不能容一班姬。嗟乎！秋扇被捐，綠滿長門之草；解肢為屍，血成永巷之磷。嫉妒之於人，亦甚矣哉！

然則婦德之難，惟在不妒；事夫之義，貴乎有容。此周南之詠，每以樛木、小星而興頌也。

余嘗流覽古今名媛，美色易得，而不妒罕聞。及觀王琰詩集，秀麗不減庾鮑，何物女子詩句中乃有神耶！自非夢生彩鳳，安能仿白雪以為章；良由口吐靈珠，所以組七襄而成錦。猶恨蘇水迢隔，莫能詢探芳蹤。諷覽之餘，居常怏怏。

忽有松溪王子，以蘇人而僑寓武塘。值予逆旅途窮，借彼居亭作主，剪燭談詩，首言王媛，松溪莞然而笑曰：「此乃予之姑也，君之所知，徒以詩而已矣，安知其賢而不妒，節行雙美乎？」

遂為予詳述其由，余不覺連舉大白。時已夜分，研墨濡毫，疾草成傳，而予之美人書始成。或曰：女以不妒為賢，固矣。然其美趣，全在妻含醋意。而欲近不得近，移夜半鷺鷥之步，偶竊幽歡；效花間蛺蝶之飛，暫偷香粉。較之絕無拘束，其趣彌佳。雖然長柄麈尾，豈能預備；河東獅子，吼實堪憎。亦未有妒悍之婦，可稱為美人者。

集王琰為第九。

蘇敏，字穎生，蘇人也。十二游庠，十八中丙子副榜，即以是冬，娶同邑王長卿之女為妻。

長卿文行兼優，頗為諸生推重。其女諱琰，字炳文，少敏二歲，容色豔麗，性格溫柔。

時有法僧，自北至蘇，聚徒數百，講經於虎丘寺。府縣各官，以至闔郡縉紳，無不往寺拜謁，事以師禮。於是蘇人竟傳活佛下臨，上自衣冠士女，下至茅屋裙釵，莫不趨聞妙諦，乞求法號，惟以得見為幸。

琰亦為戚族中姊妹邀往，及至虎丘，琰以人眾，不欲登岸，諸女竊笑曰：「父為腐儒，以致女亦腐氣。」

既而人益滿集，惡少年目間婦之少而豔者，於人隊中爭為輕薄。而同船諸女或失簪珥，或卸其履，更有裙幅扯碎，含愧下船，琰始笑曰：「頃聞姊姊嗔我，今果何如？夫聽經非閨女之事，而游僧豈西土金仙，何況男女混雜，不無少損風範，終不若愚妹在船之為妙也。」

其後法僧果以姦淫婦女，事泄而逃。戚屬中有知其事者，無不重琰之智識。

及歸穎生，婉孌相得，調和瑟琴。有自閩中宦歸者，送至白鳥一雙，琰極憐愛。嘗賦詩四律，而為小引以述其所產云：

余從堂兄虎茵，以建寧刺史任滿而歸。贈余以白鳥一對，出自嶺南，皎素如雪，宿必交頸，余甚愛之，而呼以雪兒。花邊月底，亦餘閒中一雅伴也。漫綴俚言四首，非謂文墨，聊以志其堪愛之意焉。

其 一

禽譜無情不為傳，一雙忽向畫欄翻。
嬌音只合臨窗喚，素影偏宜伴月眠。
嶺外蠻花應怨別，吳中繡羽莫爭妍。
性馴最解紅閨意，鼓翼迎人似乞憐。

其 二

猜作鴛鴦色又非，徘徊雙影卻依依。
繞簾疑是梨花褪，舞月難分皓魄輝。
似憶故鄉頻對語，為憐弱羽只同飛。
荔枝香冷叢蘭遠，惆悵春風夢不歸。

其 三

羽衣如雪惜無名，幸到吳中錦繡城。
紫燕莫教嗔比翼，黃鸝豈許妒和鳴。
難從雲母屏前索，合入鴛鴦譜上爭。
描向紅縑重擱筆，徊翔豈盡態輕盈。

其 四

交頸情深只自知，凌風輕喚並差池。
為誇玉影宜清潔，豈逐文鸞鬥陸離。
香魄似從庾嶺化，雲容添助繡閨奇。
慇懃倩作閒中伴，應賜佳名喚雪兒。

穎生亦擬賦詩，及見琰作，歎息曰：「好句被卿說盡矣。」

琰嘗曉妝初畢，思得名花插綴。忽見穎生手擎海棠一枝，含笑而來，即為琰簪在鬢傍曰：「儂愛卿，所以知卿所愛，然不過以此點綴綠雲。海棠雖豔，豈能解語，而怕虎乃謂『不如花窈窕』，誠謬談也。」

琰笑曰：「珍贈已出至情，謬譽豈能無愧。第有此名花而無佳句，君若賜以珠玉，妾當圖報瓊瑤。」穎生立賦一絕云：

倒群葩迴出塵，
檀心紅影露芳春。
只須一笑能傾國，
豈羨昭陽殿裡人。

琰復笑曰：「妾實薄柳陋質，豈敢妄擬名葩。諷君佳詠，唯有感愧而已。」

又一日，有以鶴餽穎生者，屬琰賦之，琰乃吟曰：

舞消閒夢，
長鳴惜羽衣。
暫為池畔物，
終向九霄飛。

穎生亦大笑曰：「卿豈為海棠代贈耶！」

琰極好詩，每得一題，雖凝思竟日不倦，必至工麗而後已。穎生敏於作文，而詩頗平淡。故每有所作，屬琰裁削。

因以琰性愛花，即於宅後開築小圃，到處訪尋名種，不惜重價購求。而春風桃杏，秋日芙蓉，豔緋嬌白，相繼不絕。

琰若稍有悶色，穎生多方解慰，以博其歡。穎生每於夜靜讀書，琰必親自在旁，焚香煎茗，雖極互寒，相候同睡。所以芙蓉帳內，每多調笑之娛；而玉鏡臺前，曾無反目之怨。

其年秋試赴省，偶值居亭沈氏，有女碧桃，豔麗能文，笄年未嫁，穎生乃以六十金聘娶為妾。既而下第將歸，惟恐到家，琰或妒忌不容，心下反覺躊躇自悔，乃遣人先以詩寄琰曰：

空將裘馬逐輕塵，仍作金陵下第人。

誤入桃源今已悔，歸心唯憶故園春。

琰得詩笑曰：「細觀詩意，薄倖郎已娶妾矣。惟慮不容，故先以詩探我，我自佯作妒意以戲之。」即日遣人亦報以一絕云：

點額歸來無限羞，還將閒緒覓風流。

妾今無面重相見，不若金陵且暫留。

穎生看畢，面有憂色。碧桃揣知其意，乃謂穎生曰：「妾觀君自數日以來，時刻咨嗟，憂現於容，豈謂功名未遂，抑別有他故耶！」穎生遂以實告。

碧桃曰：「君且勿為迢慮，妾到家自能婉轉侍奉，娘或妒嫉，亦何難曲意下之。」穎生喜曰：「卿能如此，我復何憂。」

無何抵蘇，穎生先入門，琰笑迎曰：「人言君在白下，已贅入麗人家，何不在彼同歡，而亦歸耶？」

穎生曰：「偶為媒氏所誤，心殊悵悔，惟望賢卿有以恕之耳。」是夕，琰先進房，疾呼侍女扃扉。

而穎生、碧桃立於門外，候至更闌，始見一鬟啟扉而出，手持筆硯，笑向生、桃曰：「娘特傳命，欲令郎與新娘各賦一詩，若能中式，即許進房。」遂以題目分授曰：「郎是『粉蝶偷花』，新娘是『霸橋柳色』。」於是生先桃繼，各賦絕句一章曰：

玉剪迎風舞影徐，為尋花信日遽遽。

小桃縱有嬌紅色，一採芳蘭笑不如。

上《粉蝶偷花》 穎生

銷魂總贈別離悲，移到江南為阿誰。

若得東風抬舉力，抽絲永擬掛恩暉。

上《霸橋柳色》 碧桃

小鬟將詩進房，琰朗詠一過，欣然笑曰：「詩意妙絕，尚可恕也。」疾呼啟戶，親自秉燭而迎。

穎生跨進門限，不覺雙膝跪下。而碧桃亦跪於足後，琰雙手扶起曰：「聊相戲耳，何作此態，況以閨中寂寞，得一雅伴相與，嘲風弄月，足為以娛，予豈妒婦哉！頃已命婢暖酒作賀，無相疑也。」

遂斟酒勸進數爵，琰復笑曰：「試看三星在隅，銅壺中漏聲將半矣！速整鴛被，毋虛良夜。」

穎生堅執不從，琰復低聲笑曰：「舊人豈比新歡，子何謬遜。」生亦低低答曰：「新娶不如遠歸，是以不勝戀戀耳。」遂同琰榻，而綢繆微曙，絕無醋意。

琰有表妹張氏、鄭氏者，性俱妒悍。嘗以吉席會飲，張氏密謂琰曰：「姊與蘇郎結縭未幾，何乃絕無主意，即許娶妾。殊不知娶妾之後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。蓋男子之心，恒慕新而厭舊。彼即容色不如我，猶有可虞。而況我長彼少，既膺新進之寵，復挾窈窕之姿，是我之恩日疏，而彼之恩日密矣！蚓我以一人耳目，豈能時刻防閑，在彼兩意相投，何難欺弄。必致偷歡月下，調笑風前，是我之情日去，而彼之情日專矣！甚且彼或生子，必倚胤嗣以為重，而飲食之美與我相若也，衣服之麗與我相敵也。我負虛名，彼專恩好。是我之愛日衰，而彼之愛日篤矣！姊之聰明遠勝於我，何乃計不出此，若不早圖，噬臍何及！」

琰笑謝曰：「謹謝妹，姊與蘇郎，恩愛至深。雖置一妾，決不負我。」

張氏喟然曰：「有是哉，姊之不智也。夫以夫婦之情，其始誰無恩愛。至以婢妾讒間，而反目於室者，比比然矣。姊乃恃此而不恐，設或相負，將若之何？」

鄭氏亦說琰曰：「吾聞貌言華也，正言實也，甘言疾也，苦言藥也。今張妹以正言進姊，姊之藥也。若不早慮，必有後憂。獨不誦『寵移新愛奪，淚落故情留』之句乎？」

戚屬中有沈媛者，亦從容諷琰曰：「非是妾輩，樂居嫉妒之名。而防微杜漸，決宜預計。蓋希寵進讒，巧婦之舌；因新疏舊，男子之心。故往往恩深於未娶妾之先，而情乖於既娶妾之後。其始也，雖極抗拒不容，訂誓款款，尚難保其情無變更，至老不娶。及至娶矣，雖極嚴聲厲色，防範甚密，猶未免有寵奪恩移之慮。故飲食不容共桌，同寢不許竟夕。任愛婢以為心腹，謹門戶以絕暗偷。夫豈樂於用心哉，特防患於未然耳！今吾姨乃待姊妹之情，任其專房之寵，是何異太阿倒授，而綠衣黃裡之詠，必難免矣！然不惟是也，甫至金陵即置一妾，將來再往應試，保不致繼碧桃而更娶者乎！此卓文君之白頭詠，不得不作；而蘇若蘭之回文錦，不得不織也。辱居至愛，輒敢正言，唯姨念之。」

琰皆不聽，乃反趙夫人之意，而戲作一詞，以付碧桃曰：

莫要心懷嫉妒，妻與妾休分爾我。譬如一塊泥，塑出人兩個，哪裡論情深情淺。總之不在爾，即在我。我若情濃爾亦歡，爾若恩深我豈醋。再將泥打碎，調和塑一個你，捏一個我，雖則別形軀，心腸總一副。郎索歡時，爾也可，我也可；我只帶爾你，任你念著我。恩愛和同，方是個不淫不妒的賢哲婦。

碧桃感歎不已，亦賦五言古體為謝曰：

梁燕欣有托，涸鱗羨在池。

美哉千尺松，女蘿附其枝。

惟茲賢與德，允作閨媛師。

得托衾帳惠，只憐庸陋姿。

報德良有口，感恩心自知。

永宜福履綏，為歌樛木詩。

無何，又當秋試，臨行之日，琰賦詩為送曰：

秋風江上正槐黃，為唱驪歌一送郎。

雲路已通鵬舉翮，月輪有意桂輪香。

才高自合朱衣點，名重應從紫禁揚。

今夜蘭橈何處泊，莫將離別怨淒涼。

碧桃詩曰：

直上青雲在此行，芙蓉夾岸曉江清。

鳳毛共羨承先澤，虎榜誰言屬老成。

二水遙從帆影合，六街應驟馬蹄輕。

須知溫飽非君志，豈止文章重一生。

穎生臨別，琰復握手叮嚀曰：「君已三冬足用，奚患功名不遂。唯是桃葉之下，慎勿再致淹留。」

穎生笑曰：「一之為甚，其可再乎！但渠臨蒞在邇，卿直善視之。」遂於是早與社友黃洵，買舟偕往。及試後，仍又下第。

穎生自以久負盛名，而屢試坎坷，心殊怏怏，將欲束裝。忽見蒼頭以琰手書帶至，拆而視之，其書云：

一別兼旬，相思若歲，猶幸碧梧未老，紅藕餘香。雖則冷澹秋容，不廢臨風笑語。而嬋娟三五，正子文戰時也。想已藻奪煙雲，詞流三峽，錦標在望，鶚薦堪期。妾心縷縷，時逐夢中，繞遍鳳凰山下月矣！茲於既望之夕，妹已獲舉一男。雖非天上麒麟，試啼已知英物，專使報喜，用慰幽懷。並候捷音，以舒遐矚。

穎生看畢，撫髀而歎曰：「豈所謂下第一身輕，有子萬事足耶！」即與黃洵相約同歸。

自此穎生志益磊落，日與二妹分題課詠。凡遇牢騷不平之氣，靡不托之於詩。

捻指間，其子已年六歲。即延黃洵為西席，名曰小眉。其年秋試，穎生復遭擯斥。及檢落卷，頭場、二場，具已批取中式，惟第三策中錯寫二字，不覺捧卷號泣，鬱鬱成病，至家三日而殂。琰與碧桃守喪成服，哀毀骨立，為辭以哭之曰：

嗟嗟夫子兮工文章，睥睨一世兮孰可方。

胡為偃蹇兮志不就，歲在龍蛇兮竟夭亡！

壽不及回兮天茫茫，想音容兮空軒昂。

招爾魂兮奠一觴，猿啼鶴唳兮淒我腸。

魂歸來兮何處？徒掩淚兮彷徨！

穎生歿時，年甫三十一歲，故云壽不及回。碧桃亦挽以絕句二章曰：

縱橫詩酒十餘年，文似相如氣浩然。

未得成名身便死，令人不敢怨蒼天。

其二

菊老桐枯值暮秋，人間夜室兩悠悠。

最憐野鳥知人意，也向西風叫不休。

一夕疏雨敲窗，淒風剪竹，琰與碧桃挑燈對坐，含泣而言曰：「蘇郎既沒，猶幸爾我相依。但守制存孤，我宜盡節，爾雖有子，豈可耽誤青年！所慮爾去之後，使我益增淒楚矣！是以輾轉思維，莫知為計。未卜子心，可能與我相依為命否？」

碧桃掩面唏噓，垂淚而對曰：「妾雖側室之微，頗知事夫之義。沉蒙垂恩抬舉，沒齒難忘，而效節終身，妾之分也。若以郎死而棄孤再嫁，是乃禽獸不如，豈復有人心者乎！」琰拭淚而撫其背曰：「我固知汝無異心也。」

又一日，延僧超薦，啟建水陸道場。將至亭午，琰與碧桃步出中堂禮佛，而為黃洵竊見。

洵乃短行少年也，向慕二妹之美。至是始獲窺視，果是傾城絕色。驚喜欲狂，將謂寡居可以情誘。每遇婢婦，必為延佇，慙慙細問起居。婢婦怪而告琰，琰曰：「孤寡之家，嫌疑須避。今後汝等出入，切勿可再與交語也。」

又一夕，琰令小眉讀書，小眉隨口而誦曰：「兩主獨居，鬱鬱不樂。願以所有，易其所無。」

琰驚問曰：「是誰教汝誦此數語？」曰：「先生口授也。」琰大怒曰：「我以蘇郎同社至交，故爾留居西席。豈知輕薄無禮，狂妄若此。明日即須遣行，另圖外傳外傳。」

碧桃曰：「且姑含忍，以俟新歲，更延老成之士可也。」琰遂寢止。

碧桃嘗為小眉製一團扇，屬琰寫畫於上，琰乃仿雲林筆意，寫作片石孤松，並題五言絕句曰：

凌寒松不改，終古石難搖。

若識臨毫意，清風撲面飄。

畫傍猶空半截白面，黃洵思欲挑動二妹，乃戲題一絕云：

松色青青似翠裙，一拳美石更含情。

何緣得化為團扇，傳入佳人手內擎。

後書有「情癡黃洵漫題」，寫得字字蒼勁，勢欲凌霄。小眉喜極，即時持進以示二母。

琰不勝憤怒曰：「無恥狂生，輒敢以淫詞相誘，豈謂我二人無玉潔冰清之操耶！」

遂將修金算足，當晚遣婢持告黃生曰：「家主母治家凜肅，亂言邪語，不入於耳。豈謂先生空事詩書，言非禮義，誠於孀居不便，請從此辭！」黃生洵自覺羞慚，遂攜書笈怏怏而去。

嗟乎！琰之不妒，既已度越尋常。閨媛而凜矢幽潔，逐黃洵而不留，其貞白之操，又豈易觀者哉！

其後小眉年甫弱冠，即以文章顯名於世，豈非琰之慈教所致！故至今蘇人談及賢德之婦，必曰王琰云。

[返回 >> 美人書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